

辛丑深秋黔西南写生纪事

范扬

辛丑深秋，我作为主讲导师与《中国美术报》学员赴贵州写生。程瑞鑫带队，学员二十余，随行有山东电视台马成等二人，助教杨军等，我、金玲、范立一家三口，自家队伍三十余人。加上贵州“墨池”摄影组随队，一行共约四十人，兵强马壮，准备齐整。一路边画边游，教学一体，师生融洽。

10月16日，我们一家三人与杨军由北京飞贵阳，瑞鑫来接机。当晚，与当地的画家方坤、陈争及朋友们一聚，老友新朋，相聚甚欢。席间，谈到贵州风物，刺梨贵茶，苗绣苗药，长了见识。17日上午，我在贵州省文史馆“山骨讲堂”作了一个讲座，题为“山水画写生之我见”。讲座播放了山东电视台所摄我今年5月在皖南写生的影像教学片。一路我作旁白解说，影像互动，图文对应，真实生动，现场效果挺好。讲座上有学员提问，我随机应答，气氛活跃，赢得一片掌声。

中午，地方主人请我们品尝了酸汤鱼。此汤乃番茄加醋熬成，鱼是鲇鱼、黄辣丁之类，味道鲜美。又加鱼腥草、薄荷叶，入汤佐酒，很有特色。我们人多，一共摆了四桌。

下午，写生团全体人员驱车往六盘水市。方坤先生原本任六盘水市文联主席、美协主席，引导我们前行。有方兄在，到地头大可放心。

得到六盘水，天色已晚。六盘水是由六枝、盘州、水城三个城镇合并组成，是为大三线特区。方坤说，当年全国的科技人才、大学生、工人及重装备设备云集六盘水，尤其东北工业基地之迁来，不容易。一代人艰苦奋斗，卓卓奉献，开拓建设了这个最早的特区城市。当晚，到“青田羊肉火锅店”用餐，本地黑山羊，味道不错。

18日上午，到月照乡写生。月照乡山头峻峭，奇峰突兀。有神雕峰，山形如座山雕昂首挺胸，双翅舒展，气宇轩昂，神采飞扬！实乃鬼斧神工、神雕天成是也。我画了一件写生，边画边讲，以作示范。

下午到了独山村，此处有崇山峻岭，茂林绿蕉；更有十里画廊，翠色如屏。远远望去，山路盘旋，蜿蜒如龙。我对景挥毫，画了一件大麻纸，宽200厘米，高50厘米，画了三个半小时，气势颇壮阔。

画成，恰有独山村村民赶牛回村，我当即画了下来。人背竹篓，牛身赭黄，煞是好看。人们说“贵州黄牛胜和牛”，说其肉嫩鲜美，胜过日本和牛哉。

晚上，到古镇水城里“天下第一锅”吃烙锅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般铁锅是凹锅，水城的烙锅却是中间凸起的。牛

肉羊肉、土豆洋葱贴饼子似的贴在凸锅上，浇上自家榨的菜籽油，边烙边吃，油爆吱吱，香气四溢，食客挥舞铲刀倒腾肉菜，比吃韩式烧烤来劲儿。当地朋友豪情请客，朋友来了有好酒，客人到了尝烙锅。

19日上午又到月照乡独山村写生。时雾笼山乡，峰峦起伏，水流绕山，村屋青葱。我用淡墨轻岚小青绿设色为之，画出点意思，款题“月照独山水自流”，挺抒情的。

中午去吃农家饭，鸡蛋金黄，腊肉深红，野菜碧绿，刺梨酒香，好吃好吃。酒后又画《月照山头，雨淋壁画》一件，用浅绛法，墨色淋漓滴犹湿，笔法痛快气已吞。

方坤兄极力推荐去画附近的阿勒河谷，车到地头，果然是好去处。高山流水，林壑幽深，恰如巨然之画活化，范宽溪山之再现。我从流泉水口开始画起。河谷由近及远，水流有声；山岗自低到顶，绝壁千仞。山水大佳，我画亦大佳也。

画成，回首又见桥畔坡岸上，有高压铁塔林立丛生，映照在蓝天绿野下，大有趣味。我迅捷提笔，挥毫自在，作小画一帧，题名“阿勒河谷新农村”。

20日，写生团移师牂牁景区。此地，司马迁《史记》有载：“夜郎者，临牂牁江，江广百余步，足可行船。”牂牁古国大约与春秋战国同期。入汉，夜郎国取而代之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载：“滇王与汉使者言曰：‘汉孰与我大？’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”“夜郎自大”的成语出乎此地，流传2000年，有意思。

中午抵达景区。吃团餐，尝极腥之鱼，嚼蜡切鸭，皆不堪入口哉。午觉一小时后到牂牁江边写生，风景极佳。摆开摊子，陈列画具，悉心描绘，画“牂牁江畔”横式手卷一件。画面上烟云四起，江流水涌，山色葱翠如洗，屋宇鳞次栉比。我画了三个多小时，画得不错，满心欢喜。刚刚画毕，雾雨来袭，而我画已成矣。

晚上，有六枝的美协主席龙兴江请客，其同学有个便利店即在300米开外。店堂宽大，摆了两个圆桌，便可餐饮。上了酸汤鱼，花鲢红汤，黑羊肉。鱼与羊是为“鲜”字也。我们两桌十余人，酒酣畅饮，痛快痛快。

饭后，方坤、张道刚等回贵阳，大家就此别过，互道珍重。张道刚先生与名人张道藩同族同辈，这一路为我们同行导览，相聚甚洽，与我作诗唱和，颇为投缘。

21日，龙兴江秘书长带领我们驱

车两小时到了岩脚镇。

岩脚镇，顾名思义，镇子紧靠山岩脚下。岩脚镇在茶马古道上曾是个大驿站，是滇黔盐道枢纽。直到近现代时，还是商贸往来集散地。镇上现存有唐家马店建筑群遗址。热闹时曾有客馆数十间，马厩数十间，可容客商百余人，占地十余亩，此乃大店哉。隔壁是二进谢家茶馆，喝茶听戏，娱乐休闲之场所也。镇子有古碉楼一座，矗坐河边，俯瞰全镇，颇可入画。我把碉楼画了下来，河岸垂柳入水，丛树背后有民居。我共画了两件写生，一繁一简，各臻其妙。

下午1点，入岩脚镇街，煮石磨面，吃烤肉饼，逛石板街。看小商贩沿街设摊，所售之物品大多自制，颇为简陋。稍后回到牂牁镇。在景区停车场边的二楼凉台上又画了一件江景山城。用笔随意而活泼，率意为之是也。

入住宿舍后，天色渐晚，我又画50厘米水墨方卡纸一件，笔墨颇顺畅。此刻，牂牁江风平水静。我也正好“黑团团里黑团团”，纯用水墨画出了牂牁江畔“黑团团里天地宽”的感受。

22日，晨起早餐后，在杨军房间里画窗外牂牁江横式小手卷一件。后又到八角阳台上画一件江边即景，画上灰瓦黛黄房子，还有嫣红姹紫三角梅。

户外风大，我把大棉被披挂在栏杆上，像晒被子般挂起挡风，顿时好了许多。山区写生，特别要注意避寒防风。前一晚画方卡时，金玲在侧理纸，几近完成时，江风忽来，寒气袭人，金玲受了风，顿觉不适哉。身体要紧，要处处当心。

中午，晨起早餐后，在杨军房间里画窗外牂牁江横式小手卷一件。后又到八角阳台上画一件江边即景，画上灰瓦黛黄房子，还有嫣红姹紫三角梅。

晚上11点半，小车到达预约之民宿“悦栖里”，入住二楼，房间挺干净，室内装饰具日本风，简洁实用，有泡澡圆池大浴缸。一路劳顿，便放了热汤洗澡，洗洗睡也。

23日，上午到南龙布依古寨。这

是个真正布依族聚居的古寨，有说是千年寨子，又有说600年前明初的寨子，现存的干栏式老屋木楼亦有300年的历史了。寨子里古树盘根错节，奇形怪状，恐怕真有600岁、800岁树龄也。树名黄葛树，与黄果树同音，是桑科、大叶榕属。

我先画了寨门，看得寨子依山而建，居高临下。寨子前有摩托车开过，我亦画了下来，一是增加动感，二是农民出山进山用上摩托车了，也方便，也进步了。

画完寨门，移步换景，转身画山坡下民居。大木屋边有芭蕉林，很是入画。接天蕉叶无穷碧，绿荫深处有人家。我放笔直取，须臾，白描稿成。助手杨军大呼停笔留题，班长友迪说还当加颜色，随类赋彩。围观同学们也各有议论说辞。于是，吾从众，润之以色，画完了，确也画出了氛围，效果大佳。

彼时木屋主人查姓老汉来了，说是祖上应为浙江查姓，明初随军到此屯田扎根。现有兄弟七八个，皆住此处。我拿了画儿与其合影，画面身后即是他查家老屋也。

时至中午，上山入寨，上了木楼，吃布依农家饭，有五彩米饭，有甘蔗土烧，吃鸡块，嚼腊肉，大快朵颐。酒足饭饱，杯盘狼藉。一时我也画兴大发，收拾了吃饭桌子，就地取景，画将开来。

其时，有村民牵驴牵马走过，我就把它画了下来，山路尽头有公鸡母鸡相逐，我也画了下来。路边晒着三四十个大南瓜，也入了我的画面。木屋瓦顶、干栏樑柱、老树藤道，眼前种种，入我

笔下，成了图画。

此山古人开，此树古人栽，此地真是画家写生的好去处。进寨时候，听说正有乡村干部在商量如何开发古寨。我想，可千万不能乱搞，千万要保留原汁原味，原样原貌原生态才有看头。

写生团全天在寨子里画画，我又画了一件白描，画了老树白干，还有老屋丛树。

画累了，放松歇歇，驱车回程。傍晚回到民宿“悦栖里”，与主人钱老板聊天。小伙子叫钱海成，哈尔滨人，日本留学，学的是土木工程。海归后到此一游，看山色如黛，油菜花黄，动了心，留了意。于是自行谋划，买屋改楼，占得了这一方风水。其取名“悦栖里”，我想大概是“我喜欢这里，我就住在这里吧”。

我们谈得来，于是拎了酒，找了家相熟的牛肉干锅店，共进晚餐。钱总入锅，大声直呼：“老板娘，切几盘牛肉上来，炒几个鸡子儿来！”席间喝了三种酒：司机小李之无标茅台镇，钱总弟弟经营之茅台镇，另还有外国“奔富”红酒一瓶。瑞鑫能喝，钱总豪爽，范立跟进，范扬、金玲小酌，司机李师傅和美协秘书长杨文军要开车，不喝酒。一会儿又上了扬州炒饭，香喷喷一大盘，分而食之，味道还挺正宗。听说这小镇上有扬州炒饭一条街，大约是适应旅游人群口味，供需相向，自然成就的吧。

24日，晨起自7点至9点，画窗外万峰林。景色极佳，心情大好，我画得顺手惬意。

9点后，点评学生作业。学员用功，一路写生，画出了不少好画，不虚此行。

此番黔西南之行，教学相长，我看了也开心，独乐亦众乐，其乐也融融。我共画了二十件写生，范立、金玲也各有十件作业，收获满满。

下午2点中联航S256航班，兴义飞大兴机场，三小时后安全抵达。同行者范扬、金玲、范立、杨军及马成二位。司机文豪接机，回到中海紫金苑家中。此行圆满，我心欢喜。

2021年10月26日

牂牁江即景 (国画) 范扬



刚刚，我又丢了一件东西。下午把一些坏了的鞋子清理掉，其中有一双马丁靴，鞋帮和鞋底之间的线绷断了一截，看得出还用胶水粘合过，但效果并不好。我很久没穿过这双鞋了，甚至已经忘了有这么一双鞋。我把它归类到可以扔掉的鞋里面。很快，四五双鞋子放进方便袋，满满当当一大包，被家里的阿姨拎到门外。这些鞋子，坏了很久了，一直没舍得扔，但也没再穿，是该清理出来扔掉了。然而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触发的，我忽然想起，那双马丁靴的来历了。

我一向不喜欢正装，哪怕在老家办婚礼那天，我也只勉强穿了一件灰色休闲西装外衣，一条蓝色破洞牛仔褲，一双卡其色马丁靴。这套行头，是我在婚礼前两天匆匆忙忙买的。那时候，什么都是美好的，人那么年轻，太阳那么好，天蓝得渗出水来，生活正待翻开新的一页。被我扔掉的那双用胶水粘合过的马丁靴，即是婚礼时穿的那双啊。后来坏了，我觉得这鞋子意义特殊，才用胶水粘合的……然而，我下午见到它时，竟全然没想起这些。

我想，兴许阿姨只是把鞋子放在门外，还没扔掉呢？我打开门，四处看看。什么都没有。阿姨应该是晚饭后下楼把它扔进垃圾桶的，这时候，四五个小时过去了，垃圾桶肯定已经运走了。它曾经长久被我遗忘在阳台鞋柜里，现在，又被遗弃在上海如山的垃圾堆里了。一种强烈的失落感，瞬间击中了我。

类似的失落感，我自自然非头一次感受到。我丢失过的东西，还有很多。比如手机，前前后后，怕是丢过三四个吧？这么说，我真算得上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了。记得的就有三次，有一次是单位门口，上出租车的一瞬间，忽然感觉到手机没了。应该是被人偷了，可怎么被偷的，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。又一次，是在重庆，手机丢后，第二天我还得去和朋友碰面，只能找另一朋友随时跟着我。还有一次是在昆明，丢了手机后，我从饭店找到咖啡馆，手机没找到，还失去了一个朋友，又结识了一个朋友……手

云边路

寻物启事

甫跃辉

说，他们看着这些硬币不好用，拿到银行去兑换成纸币了。

还有一件丢失的东西和父母有关。上初中后，妈把我小学时候的所有书都卖给收破烂的了。这些书里面，语文课本是我最为珍惜的。我还记得好多篇语文课文：春天来了，小草发芽了，小小竹排江中流，金斧头银斧头掉河里，黄河里的铜牛升上来，西门豹将巫师扔进河里，来到一座滨海小城，小狮子艾尔莎奔跑着，世界上星光灿烂，张衡哪里数得过来？……我记得文字，也记得画面，还记得背诵这些课文时，坐在屋顶看到的那么多落日。落日一日一去不返，那些课本也都化作纸浆了吧？

更多的丢失，却是赖不得任何人，只和我自己有关的。

比如满满一铅笔盒人牌。所谓“人牌”，是厚纸片上印了动画片或影视剧的剧照，葫芦娃、封神榜、西游记等等。我小学时候有过短暂的赌钱生涯，喜欢打牌，喜欢游戏，为了赢得这些人牌，我的右手在水泥窗台上拍得又红又肿。最终，一张一张攒起来的人牌足有满满一大铅笔盒。再比如，满满一木盒小图书，有水浒传、三国演义、杨家将、岳家军、螳螂拳、隋唐演义、燕子李三，都是我废弃作业本到村里收破烂的同学们换来的，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装在一只木盒子里，读大学了，我有时候回家还会拿出来看一看。渐渐的，也不知道哪一天，人牌也好，小图书也罢，都被我遗忘了，等我想起它们时，再也找不着了。

还有很多，很多。比如一本厚厚的英语笔记本，那是我整个高中阶段记下的。隔壁村有位高中生来家里，说要补习英语，我一时冲动就将笔记本给他了。后来想起，虽说那笔记本于我再也没用，但毕竟有三年的时光在里面，多少有些后悔。再比如一件米白色夹克。那是初中时候买的，初中毕业时拍下的几张照片里，我都穿着它。到高中后，我仍经常穿，某次上课，我大概是在想一题数学怎么解吧？两手交叉抱着，搁在桌上，右手握着钢笔，笔尖儿扎在夹克的左边袖子上。不知不觉，一团蓝色的墨迹洒开了来。当天中午到外婆家吃饭，刚好爸妈也到外婆家，我们坐了藤编的小板凳在太阳底下聊天，妈说，你袖子上那一团是什么？伸手拂了两次，都没拂落，细看了才知道是墨迹。我以为妈会说我，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
我到上海读大学了，仍然经常穿这件夹克。读研究生时，又一个冬天到了，我要找它出来穿，忽然发现找不到了。它是什么时候丢失的？是我从复旦南区搬到北区时弄丢的吗？怎么可能弄丢呢？我明明记得，我把它装进箱子了的。

现在，我想起那只花箱子来了。那是我妈妈的嫁妆。它的年纪，至少比我长两三代。它来自施甸县里的工厂，来到集市上，被买回去，充作嫁妆中的重要物件。通体紫红，在紫红上有着白色碎花。这样的款式，在那个年代是很流行的吧？它从外婆家所在的永平村，行了十多公里路，来到奶奶家所在的汉村。从此在汉村的一间屋

子里，一待就是二十来年。这二十来年里，我和它是那么熟悉。它始终放在里屋柜子上面，塞满我们一家四口的衣服，塞得太多了，以致它从来都是打开的状态。在箱盖的里层，还有一个小袋子，里面常会放些零钱，一角两角五角，我好多次把手伸进小袋子里……二十来年倏忽而逝，这只历史悠久的花箱子，被从里屋请出来，被腾空了衣裳，装满我的衣裳和书本等。箱子合拢后，用湿抹布擦一遍，紫红底上的白碎花，又一次闪烁出即将远行的光芒。拎在手里，很踏实的样子。只是，这次花箱子面临的旅程不是十多公里，而是三千多公里。

家里决定让阿爸送我到上海，我们拎着花箱子出门了。刚到昆明不久，我们就发现事情不对了。花箱子太重了，拎着走几步是没问题的，但拎着它下车，拎着它在路上走，拎着它去买火车票，拎着它去赶火车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。再看别人，他们手上的箱子是有轮子的，不用拎着，只用拉拉杆，那箱子便如一只驯顺的小狗，乖乖地跟上了。我们的花箱子，没有轮子，只有扎扎实实的几十斤分量。阿爸拎一段，我拎一段，阿爸再拎一段。我再要拿过来，阿爸不让我了，他把花箱子扛在肩头，恍若扛着一垛沉重的鲜花，我们往昆明火车站一路飞奔。

三天两夜后，夜色迷茫，我紧跟着阿爸，阿爸扛着花箱子走出上海火车站。再后来，这只箱子跟着我在复旦待了好几年。在复旦，我从本部搬到南区，再从南区搬到北区，在北区内部还搬了一次。这只花箱子，是什么时候被我弄丢的？是被我不小心弄丢的，还是，刻意弄丢的？那么大一箱子，肯定不可能是不小心弄丢的。那么是什么时候，我决定丢掉它的？眼前出现一个凌乱的画面，那是即将搬空的寝室，花箱子躺在地上，敞开着，肚子里空空如也，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。或许，这就是我要遗弃它的时候了。

想起小时候看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最后一集，宝玉从狱神庙出来后，醉

金刚倪二跟狱卒讨回玻璃绣球灯还给宝玉。这灯原是黛玉的，那夜宝玉去探望黛玉，走的时候下雨，黛玉顺手拿来给宝玉照夜。如今，黛玉已死，贾家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生活亦已烟消云散，宝玉孑然一身，只剩一盏小小的灯笼亮前路。不远处一艘船驶过，船妓敷衍完男人后，出船对月祈祷，看到岸上提着玻璃绣球灯的宝玉，即刻认出来了。宝玉也很快认出船上的是湘云，猛往河里跑，两人执手相看泪眼。转眼间，湘云又被船上的人拖走，宝玉拎着灯，一路追去。几个官差撞上宝玉，蛮横地将玻璃绣球灯打破了，只给他遗落一地碎片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这一《红楼梦》原著中没有的情节。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那么多人，被宝玉丢失了，或者，是宝玉被他们丢失了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究竟丢失了多少东西？实在难以计数。还有一件黑色皮夹克，一只棕色毛绒熊，一辆电动车，几辆单车，许多本书……大多忘却了，这些少数记得的，时不时地默默回到眼前，让我徒然叹惋。比起拥有它们，失去它们，似乎让我更深刻地知道它们的存在。它们丢失时，是连一告别的话也没有的，即便是被我刻意丢失，它们也不会有一丝抗拒，不会有一句怨尤。它们沉默着，就此消失了，或许在何处人间和别的人在一起；或许在某处黑夜一般深广的垃圾填埋场，发霉，发臭，面目全非；或许早已魂飞魄散，正如终有一日的我。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2020年11月16日 2:59:21

